

在「心聲」方面，書中人現身說法，勸大家決心做「加拿大人」，而不是做「在加拿大的『某地人』」。如果移民都視加拿大為僑居地，那就很

前日在師友謝先生家裡，看到一本潘銘榮的著作「加華心聲錄」。因為潘先生與我有數面之緣，所以我禁不住地翻開書，迅速地看了一遍。想不到書中「對話」與「專訪」的對象如省督林思賢、入籍法官簡顯淵、退休商人總老先生以及尹、周、謝等，竟然都是曾見過面或是相識的人。無形中這本書給我一分親切感，所以我就把它借回家。

當晚展讀一讀，就被它吸引了，不但一口氣看完它，而且還產生了強烈的感想。潘先生行文流暢，筆調簡潔，固然足以吸引讀者，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選擇了應付的題材，忠實而誠懇地反映當前溫哥華地區「加華」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同時提出一些簡易可行的解決辦法。書中對種族問題、移民心態和加拿大多元文化特徵的探討與觀察，不僅值得所有「加華」人士，也值得所有移民，甚至全加拿大人共同體認與思考。

關於種族問題，書中人提出「與其強調矛盾，不如強調和諧」，「與其積極的認識，不如提倡欣賞」，多採取主動，伸出友誼的手與本地人交朋友，打招呼和投入多元文化的社會，用著服務和奉獻的精神和行動來超越種族界限，架起溝通橋樑，指出「加華」都有服務的精神，才能達到種族和諧的真理，何等精闢中肯的推論與鼓勵，願諸個人的感想，把此書介紹給所有新、舊加華人。

一九九〇年六月于溫哥華
潘銘榮
華華聯合出版公司經銷。

最後的部落

■伊莎

最後一支部落的隊伍走過去了
我是那個走在最後的孩子

那通向河邊的小徑
已被一段涼涼的鐵路
修改 我的馬呢
在被切割的草原上
奔跑成豬
太陽熄滅最後的光芒
是神關閉了
他那智慧的眼睛
為祭祀而殺死的性靈
翻卷為一片片枯萎的黑葉
一次次的占卜
得出一條路 却不指明方向
逃亡 被某種不為預知的
命運所驅趕
在地球邊緣 尋找家園
旗幟倒著 銅號隱沒
最後一支部落
正在渡河
我是最後過河的那個
孩子 沉默無語
心中落滿長茅和箭鏃

最後一支部落的隊伍走過去了
一個印第安小孩
救不了爹娘

涅槃

春花

衝破黑暗組成的羅網
一批又一批飛來
既然今生注定要赴死
便沒有一絲躊躇、躊躇
從容悲壯地撲向通紅的光源
「噠」
瞬間成一個永恒的定格
分明聽見一聲摧肝裂膽發自靈魂
深處的最強音
肉體在烈焰中扭曲痙攣如迸發
生命原動力的舞臺
透明的羽翼化為輕煙
完成了另一種形態的飛翔
——飛向自由的天堂
1990年1月20日

文加華 No. 10

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 主編
Chinese Canadian Writers' Association
P.O. Box 72, New Westminster, B.C. Canada V3L 4X9

孔雀開屏

■非馬

緩緩轉身
讓所有的眼睛
都有機會
去調整時間焦距

她明明知道
光閃閃的歷史大鏡
不可能照過
更珍貴的皇后

1987. 7. 29

作品 411

有希望的早晨

不管天氣預報員怎麼說
這是個有希望的早晨

我已經看到
此呼彼應的尖銳鳥鳴
在漆黑的天空上
劃出一道道
長長短短粗細細的弧線
透露天光

1988. 8. 17

作品 442

春雷

半夜裡把我吵醒
還理直氣壯
說
你的心
不也蠢蠢欲動

1985. 3. 30

作品 356

讀楓橋出版社新書 《加華心聲錄》

明遠

「丁香，作者：黃鳳鳴。晚風帶着清香，梳着你的秀髮，青絲如玉，向教堂旁的中文圖書館走去。他在我心底，一百零一個夜晚，那一個粉紅色的聲音，我要讓它，噴湧而出，你微斜的視線，却把我雙唇咬牢，抵好托起你的手，你用指尖在上一拍，我丹心頓時碎碎，想要仰天悲鳴，却見樹影輕搖，你已摘下一束丁香，我閉口不言，他已把車子開過兩個街口，在聖方濟教堂對面停好。

「丁香，作者：黃鳳鳴。晚風帶着清香，梳着你的秀髮，青絲如玉，向教堂旁的中文圖書館走去。他在我心底，一百零一個夜晚，那一個粉紅色的聲音，我要讓它，噴湧而出，你微斜的視線，却把我雙唇咬牢，抵好托起你的手，你用指尖在上一拍，我丹心頓時碎碎，想要仰天悲鳴，却見樹影輕搖，你已摘下一束丁香，我閉口不言，他已把車子開過兩個街口，在聖方濟教堂對面停好。

「丁香，作者：黃鳳鳴。晚風帶着清香，梳着你的秀髮，青絲如玉，向教堂旁的中文圖書館走去。他在我心底，一百零一個夜晚，那一個粉紅色的聲音，我要讓它，噴湧而出，你微斜的視線，却把我雙唇咬牢，抵好托起你的手，你用指尖在上一拍，我丹心頓時碎碎，想要仰天悲鳴，却見樹影輕搖，你已摘下一束丁香，我閉口不言，他已把車子開過兩個街口，在聖方濟教堂對面停好。

詩人與左手

曉臨

「家裡不收存自己寫的小說。外間可能還有吧？筆名是『曉臨』。他對我說，他寫的小說，不值一提。可是有一次『華興報』刊登了張賢亮『男人的手』一文，我受批判的新人，我卻聽見他在自言自語：『張賢亮是小兒科，當年我寫小說比他更大膽。』

「黃伯，張賢亮在中國大陸響噓，他的作品大受好評呢！我聽了，我隔著圖書館窗玻璃望進去，看到一頭花白髮，半邊長條臉，和一個大煙斗。

「我閉口不言，他已把車子開過兩個街口，在聖方濟教堂對面停好。

「不許！」他把嘴一歪，接著說：「這種不通不通的東西，祇好拿來，前面那兒，他的車子成了汽車，長龍一節，開頭還像個動，到完元豐公司門前就癱死了。我走上前，拉開車門，一進去就聽到他說：『我以為是什麼大報，原來是『華興報』。』

「我聽了，我隔著圖書館窗玻璃望進去，看到一頭花白髮，半邊長條臉，和一個大煙斗。

「我閉口不言，他已把車子開過兩個街口，在聖方濟教堂對面停好。

「不許！」他把嘴一歪，接著說：「這種不通不通的東西，祇好拿來，前面那兒，他的車子成了汽車，長龍一節，開頭還像個動，到完元豐公司門前就癱死了。我走上前，拉開車門，一進去就聽到他說：『我以為是什麼大報，原來是『華興報』。』

「我聽了，我隔著圖書館窗玻璃望進去，看到一頭花白髮，半邊長條臉，和一個大煙斗。

「我閉口不言，他已把車子開過兩個街口，在聖方濟教堂對面停好。

水橫枝運踪寫生

韓牧

一九八五年五月，養了四年的水橫枝，含了一包綠色的葉。基部出葉後，上部的那一包綠色越來越大，成螺旋狀。起初還以為是葉，越看越不像，也許是花吧。一天晚上突然變白，還有清香。第二天，放開了這一朵白色的花。

水橫枝有花，我是沒有聽過的。淋了四年的水，誰知道會開花的呢？手邊沒有攝影機，只有動動筆，多動動筆。

花開兩邊外，基部則內捲，由白變黃，蕊黃，如含羞，瓣間有絲，下垂一分，亦黃色。花柱淺咖啡色，花托綠如葉，在下面。含苞期約一週。

五月廿一夜，農曆小滿，開花第三夜。牧。

●含苞的玉環。

去年九月遷居到這裏，把這一碗水橫枝放到書房的窗台上，讓它和仙人掌、羊齒、石蒜、青苔、海芋、番荔枝樹和酢漿草，不知名的紫色小花放在一起。日曬、雨淋、風吹，讓它自由發展，讓各種葉片落到水碗裏。

也許因此而成了肥料吧，枝條愈長，葉片也更加肥壯了。去年結的橙黃的果不知落到了哪裏去了。日前，見它含了綠色的苞，這是第二次，昨天把它拿到室內，沖洗乾淨，放到飯桌上，居然推得我很遠。

苞越來越大，馬上寫生，邊寫邊開，邊開邊寫。好時，六個小滿前，夜，十一時半。

水橫枝又名玉環、柃子、老杜、小滿前，夜，十一時半。

水橫枝又名玉環、柃子、老杜、小滿前，夜，十一時半。